

浙西匪事

陈樟棋◎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湘西匪事

陈樟棋◎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西匪事/陈樟棋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ISBN 7-80171-783-X/I·175

I.浙西匪事… II.陈…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950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临安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 字数：240 千字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783-X/I·175

本册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纪实长篇。小说以解放前夕临安、於潜、昌化红色政权的建立与保卫战为线索，对纷纷涌进浙西山区的五大司令——唐铁英、吕国华、张鹏举、李志飞、柯子腾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在血与火的洗礼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我军民诱敌深入，巧妙应对，最终将其一一击破。整部作品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曲折生动，语言通俗活泼，不失为一部可读、可信的优秀纪实文学。

目 录

第一章	党国精英下海 徐达临危受命·····	1
第二章	倒霉偏走倒霉运 阴邪总有阴邪心·····	10
第三章	徐达未到受命地 狼狽先筹谋夺计·····	17
第四章	受命初涉艰难路 邂逅相遇肝胆人·····	25
第五章	高徐意气相投 李张沿途设卡·····	35
第六章	唐建雄心怀鬼胎 任建东怒杀恶徒·····	41
第七章	雄才欲尽中兴事 泉杰难存一统心·····	47
第八章	罗二牛吃哑巴亏 余先生训神偷贼·····	56
第九章	阿华掉落茅厕 朱志失手遭殃·····	64
第十章	陈牟有意策反 徐达真心联盟·····	74
第十一章	唐林儿计赚裘柏灿 江海洋初识应宫宝·····	84
第十二章	柯子腾得到情报 季大林死里逃生·····	94
第十三章	张荣壮烈殉职 何军临安投诚·····	104
第十四章	唐铁英设计 裘柏灿反水·····	113
第十五章	裘柏灿暗杀徐达 唐铁英偷袭潜州·····	121
第十六章	陈牟率队投临安 云鹤痛失一知己·····	129
第十七章	弹冠相庆分赃 寻找地盘割据·····	135
第十八章	丁龙泉子还父债 柯子腾不忘前仇·····	143
第十九章	李志飞无端惹怒 章阳明唱歌遭殃·····	150

第二十章	唐铁英寻找黄鱼	孙阿清全家遭灾·····	157
第二十一章	余阿桥协同伏击	唐建雄饮弹丧生·····	165
第二十二章	张鹏举斗胆劫车	草上飞全军覆灭·····	171
第二十三章	唐铁英假投降	俞柏根真出走·····	178
第二十四章	红鼻头出手不空	毛金有虚惊一场·····	186
第二十五章	应宫宝提供线索	俞柏根拦路打劫·····	197
第二十六章	孙金宝偷袭昌化	张鹏举败进老林·····	204
第二十七章	钟阿德好心待客	草上飞恶意灭口·····	210
第二十八章	草上飞作恶多端	余阿桥勇擒歹徒·····	216
第二十九章	张鹏举途穷粮绝	梁县长策划剿匪·····	224
第三十章	吕国华路绝	唐铁英被困·····	234
第三十一章	唐铁英侥幸逃脱	吕国华泅渡丧生·····	242
第三十二章	施炳半途遭袭	俞毛全锅被端·····	249
第三十三章	公安局巧设粮食计	张鹏举命断朱家坞·····	255
第三十四章	草上飞逃难找友	愣三儿好心遇贼·····	264
第三十五章	徐俊时父子齐心	余阿桥再擒两匪·····	270
第三十六章	海洋佯救应宫宝	田禹暗擒孙家寿·····	279
第三十七章	离间计子腾杀祖德	连环套江龙抓宫宝·····	287
第三十八章	林少云无辜被害	张队长闻讯丧魂·····	295
第三十九章	李志飞偷鸡不成	张队长投靠无路·····	305
第四十章	大林阿庭共寻仇	铁英牛皮同造孽·····	313
第四十一章	接空投全军覆没	巧埋伏大获全胜·····	321
第四十二章	季阿庭报仇雪恨	柯子腾旧账新还·····	328
第四十三章	急急如丧家之犬	忙忙似漏网之鱼·····	335



第一章 党国精英下海 徐达临危受命

上世纪四十年代乐清县老县衙的一个办公厅里，县长徐达正看着一份当日的江防简报，简报像年轻的晚期癌症患者那样，带给他一个绝望的消息，让他脸上布满忧郁而伤感的愁云，心里塞着一个说不出滋味的棉团，不时地摇头叹息，有一种忧伤失望到无法挽救似的失落。人最怕的不就是希望的破灭？徐达是不是走进了这样的魔圈？

徐达怎能没有破灭和失落呢？上帝是宠幸他的，将他放进浙西富源一个美丽的小山村里，孕蕊在一个资产颇丰，富有书香气息的家庭。父母只生他一个，从小爱如瑰宝，七岁进私塾，十六岁浙西一中毕业，在他人生的面前本有一条宽阔的阳光大道等着，不幸卢沟桥的枪声像一串最恶毒的魔咒，将中国多少人的好梦一一击碎！松花江悲壮的歌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豪情把他引上抗日之路，投在王湘庭名下当一名最帅气的年轻士兵。是抗日的圣水给他洗涤了灵魂，使他在血色的烽火中很快成长。十八岁就当上营长，被选进黄埔军校，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再一次绽放出灿烂的鲜花。可悲的是，他生长在一个喜欢内斗和妒忌的人群中，投身在一个倾轧的年代里，无端地被人泼上亲共的污水，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的残酷政治主导下，他的命运汲汲可悲，幸喜王湘庭和王云沛都是他的老乡，逃过了戡究的厄运，放到乐清这个小县城当一个



七品县令。他同仇敌忾的雄心虽然被一盆冷水彻底泼灭，为民求实的精神不泯，在乐清躬耕苦耘着岁月。

日本鬼子被他自己的疯狂打败了，国共又起干戈。他这个亲共的嫌疑分子被阉割了爱国灵魂，封杀了青春热血，更没有资格拿枪，眼见得大好河山像风送滕王阁一样地送到共产党手上去了，他只能作无病呻吟般的叹息，看到晚霞飘零的碎片，感到夜之将临，不亦悲乎？

他的警卫班长任建东拿着一份未曾打开的电报急急地走来，说道：“徐县长，这是浙江省保安司令王云沛给你的加急电报。”

王云沛是他的同学也是他的老乡，对他有知遇之恩，也有救命之恩。可是，在这失落伤感的时候，加急电报也没有激起他病入膏肓的神经，他懒懒地接过电报无奈地说：“加急加急，再加急还有什么用？半壁江山已付东流，红潮尚在南漫，握着兵权的实力派拥兵自重，不能携手赴敌，自保实力，隔岸观火，置党国前途于不顾，我这个小小的县令回天无力，加急有什么用？”

任建东说：“你没有看过，知道是什么事呢？”

徐达说：“江防简报就给我一个不好的预感，你看看。”

他把江防简报递给任建东，任建东没看就说：“莫非是病急乱投医？”

徐达说：“我不是治国良医，国痼沉疾，航船将倾，那些反共的死硬派没有办法，我一个亲共分子有什么办法。”

他无奈地点着任建东手上的江防简报说：“你看看，你看看，前天凌晨，解放军突破长江千里防线，以摧枯拉朽之势南下。花尽民脂民膏和漫长时日的辉煌功绩，只一夜间就像洪摧沙岸一样没了，岂不悲乎！”

任建东好像早就预感到了一样，笑笑说：“国民政府的报





纸总是报喜不报忧的，这次总算报了一点忧，也是遮遮掩掩。你说，什么叫摧枯拉朽？其实潜台词就是说：党国已经走到崩溃倒台的前沿了。”

徐达说：“这个时候不给武官加急，给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加什么急？是催粮催税还是催命？他不加急我都急死了！”

任建东说：“扁担不着力，你这根打杵着什么力？”

徐达说：“可惜有时扁担的力都压在打杵上。”

任建东拿过江防简报看看，嘿嘿一笑说：“哦，什么加急？肯定与共军突破江防有关，小道消息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蒋委员长准备南渡台湾，军政大员趋之若鹜，你不是嫡系亲信，好事轮不上，坏事逃不脱，我看呀，电报里必有你的好事哟。”

徐达鼻孔打一个哼哼说：“一座新建的大厦，不去好好地打理保护，庭柱被蛀虫都蛀烂了，墙脚也被国贼挖空，还能有什么好事轮到我头上？”

他拆开电报，朗声念道：“急电徐达，有紧急要务，速来杭。急！急！急！王云沛。”

任建东说：“看看，看看，我的推测不会错的，你虽然当了七八年县长，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骨子里流的是军人的血，国家太平时，宠着嫡系亲信，享受食国大餐，国难降临，你们这些晚儿子不卖命让谁卖命？说不定就是让你投笔从戎做他们的后盾呢。”

徐达摇摇头说：“不大可能，现在国命悬于一线，要我投笔从戎，还得另起炉灶，岂不是望梅止渴？哎，谁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任建东说：“我的推测不会错，你是军人，中国有句老话：上面把笔要，军人跑死马。国家乱，你也要跟着乱。”



徐达看着加急电报思忖一会，说：“建东，你从警卫班里给我选出十个精干的来？让他们做好准备，下午我们一起启程。”

任建东说：“走得这样急？”

徐达说：“你没看见那些惊叹号？一个个就是一道道金牌，不赶快走又要授人以柄。”

任建东说：“我也去？”

徐达说：“去吧，一智不如二脑，帮我出谋划策。”

任建东说：“县里一摊怎么办？”

徐达说：“他们不会留我过时过节，不会让我品尝食国大餐，去得快回来也快，反正家里都是一些琐碎，少不了什么丢不了什么。”

任建东说：“也好，早去早知道，心里早有底。”

下午，徐达带着任建东和十个警卫员风风火火地上路，赶到杭州。举目一看，杭州已不是一个太平的天堂，只要有钱有背景的，都准备往台湾逃，下不了海的都往乡下跑，往浙西跑。特别是一些生意人，他们嗅觉灵，风向准，都像当年听到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一样，真是一片人心惶惶，满眼逃逃窜窜，哪有一点天堂的韵味？

徐达找好旅馆，安顿了警卫，带着任建东刚刚来到保安司令部门前，只见从司令部里走出一个人来，任建东看那人有些面熟，对徐达说：“县长你看，那人是不是唐建雄？”

徐达盯着那人的背影看一眼说：“唐建雄？唐建雄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任建东说：“徐县长，你是管了大事忽略了小事。”

徐达说：“你还别说，我真有这点臭毛病。”





任建东说：“我看清了，就是唐建雄，他是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浙西北义勇纵队大队长唐铁英的兄弟，其实说是唐铁英的师爷更确切。”

徐达说：“哦！对对对，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唐建雄是个活头麻子，会动脑子，善走路子，有一肚子弯肠子。”

任建东说：“对，此人城府极深，门路很广，交际手段活络，是个典型的绍兴师爷，他一直在富春江跟着唐铁英，替他打点上下左右关系，现在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徐达想也不想就说：“既然是绍兴师爷，也许是为唐老板去台湾开后门的。”

任建东盯着远去的背影说：“看他意志消沉，精神不振，懒洋洋的样子，八成后门没有开成。”

徐达说：“管他呐，这些人走了更好，少添不少麻烦。”

徐达让任建东在司令部门外等着，他一个人走进司令部，王云沛已经在混乱不堪的办公室等他了，一见到徐达就说：“老徐，你来得正好。”

徐达说：“你在加急后面连打几个惊叹号，不就是几道催命金牌么？我敢不提着裤子赶来？”

王云沛笑笑说：“七八年的县长还没有磨灭你军人的气性，不错。”他给徐达递过去一杯茶说：“没有办法，火烧眉毛了。”

徐达接过茶杯说：“不是火烧眉毛，是火烧屁股了，你没有看见，一个杭州都是逃跑的风景，搞得比慈禧太后西奔还热闹。”

王云沛尴尬地摇摇头，说：“不堪设想，不堪设想。”

徐达说：“既然如此，火急火燎地把我招来有什么事？”

王云沛说：“有重任相托。”他拿出两张纸来说：“这是委



座给你的委任状，任命你为浙西游击司令，晋升少将旅长。”

徐达有点大脑发蒙，说：“这是为什么？”

王云沛说：“目前的形势你会看不明白，长江天险挡不住共匪。党国军队锐气尽减，各系军阀又拥兵自重互不携手，留在大陆上势必被共军蚕食，故委座决定退守台湾，整顿各系，凝聚一体，等待美国援军和朝鲜战事起来，再反攻大陆。江南各地都留有党国潜伏力量，云贵川湘，留有几十万大军，浙西山区以你为主，那里所有的分散武装力量由你去收编整顿，组成一支强大的敌后武装，坚持抗击共军，等待国军大反攻。任务紧急，你明后两天必须启程，五天以内到任，在最短时期内组成一支浙西游击纵队。”

徐达说：“乐清那一摊怎么办？”

王云沛说：“省府自有安排，你就不要去管了。”

徐达说：“交接手续呢？”

王云沛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管不了那么多了。”

徐达说：“我从黄埔军校出来就没有拿过枪杆子，你現在让我去……”

王云沛说：“你原来学的就是军事，也有军事天才，会很快适应的。”

徐达说：“我有军事天才，以前……”

王云沛说：“老徐，你不要耿耿于旧事，以前让你当县长，其实是对你的保护，这次晋升你为浙西游击司令，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徐达说：“你们对我还是抱怀疑态度。”

王云沛语重心长地说：“怎么会呢，以前有人说你亲共，所以黄埔出来后就没有让你带兵，是出于对你的爱护。我与你





同是浙西老乡，了解你，不是你亲共，是有的人忌才，上层复杂哦，人言可畏嘛，只能这样折中安置。你是聪明人，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你能不清楚？有人说：近代世界上出了一个最大的政治骗子就是马克思，这话说得精辟，别看现在世界上共产主义搞得像放炮仗，出现了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你看吧，只要那些被共产热搞昏了头的人醒过神来，他们悔都来不及，骗术嘛总是骗术，只逞一时，无法长久。现在党国遇到危难，你是临危受命，不要辜负委座的期望，只要你坚持下去，等待国军大反攻，胜利以后你就是党国第一功臣，所有的猜疑妒忌都会不攻自破。”

徐达掂着手中的委任状说：“王司令，我现在手上兵没有一个，枪没有一支，你是让我去当光杆司令？”

王云沛说：“老徐，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悲观，常言道：插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光浙西可供你收编的部队足可组建一个加强团，你另外招收还不算在内，至于枪支弹药，我给你足够装备一个加强团，运用之妙，就靠你自己发挥。”

徐达说：“你们都走了，政府垮了，军饷怎么办？”

王云沛说：“可在浙西各县就地筹划。”

徐达说：“说说很容易，说不定县政府都找不着，先就要当半个土匪。”

王云沛说：“老徐，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徐达说：“我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是，浙西有哪些部队可供我收编？我有收编的权利吗？”

王云沛说：“老徐，你要把手上的东西看清楚，不光是一张委任状，后面还有一份委座亲自签发的收编令，凭着此令，浙西所有剩余武装全听任你收编调度。”



徐达一看，叠在委任状后面真的有一张收编令，收编令上还明明白白地写着：不听此令，格杀勿论。看来自己手里有了两把尚方宝剑，说道：“就算浙西有部队可以收编，有壮丁可供招兵，也有粮可筹，明天那些枪支弹药是一个加强团的装备，光凭我们几个人也弄不走，何况是进浙西？那不是个安全地带，王司令，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辆汽车？”

听说汽车，王云沛一脸无奈，将手摇得像拨浪鼓，说：“不行不行，老徐呀，我是管军队的不是管运输的，我们自己的运输工具都紧得不得了，你嘛必须靠你自己解决，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你这个巧媳妇要做无米之炊哦。”

王云沛推脱得干干净净，徐达真是一肚子纠结，说：“我现在不是无米，连锅台都没有，怎么说炊？”

王云沛说：“你真的一个兵没有？”

徐达说：“我的王大司令，你是不知道还是故意装不知道？我是一个县长，不是一个军长，兵不归我管，今天只带来几个警卫。”

王云沛想想也觉得过意不去，说：“这样吧，明天从我的警卫队里拨二十个人给你，帮你押解物资，不过有言在先，这些人三天后你一定要还我，至于运输工具和民夫要你自行解决。”

说完他用眼睛盯着徐达，看他的反应。徐达想想官帽下面两只口，横说竖说理都有，这叫官大好说话，有什么办法？即使不愿意，也只好如此，站起来想告辞。王云沛见徐达接受了委任状和收编令，一个金刚箍就给他戴好了，说道：“有一个情况我必须提醒你注意，原来在富春江一带对抗金萧支队的唐铁英、吕国华、李志飞、柯子腾和张鹏举听说解放军要突破长江天险，早在富春江擅自召开军事会议，各人自封为司令，已



经向浙西进军，准备在那一带打游击，这是一批脱缰猢猻，你要好好地降服他们。”

徐达一听，觉得王云沛做事有点滑稽，说：“浙西一个小地方既然有了五大司令，你还派我去不是添乱吗？你只要把他们掺合拢来不就是一支浙西游击队，这是现粉做现耙的事。再说了，在抗日战场上他们也立过不少战功，打共产党也没有手软过，就因为不是蒋总裁的亲信嫡系就信不过他们？”

王云沛说：“这不是亲信不亲信，嫡系不嫡系的问题，是形势的需要，我们几百万部队为什么败得这样惨？就因为各系各军各自为政，不能抱成一团，打起仗来，我打你观看他逃跑，给共匪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现在他们虽然打着抗击共匪坚持游击的旗号，却是五股分散的力量，像一个张开五指的手掌，没有凝聚力，委座派你去的意思就是要收编他们，让五指捏成一个拳头。”

徐达说：“这是几块硬骨头，不少都挂有委座的军功章，都是老资格，不会听我的号令，还是让我干我的芝麻官去。”

王云沛说：“他们听得听，不听也得听，你的委任状和收编令都是委座亲自签署的，这是圣旨也是尚方宝剑，有敢不听令的，格杀勿论。”

徐达说：“你们这样做不是硬捉母鸡下蛋也是制造不必要的矛盾，是为什么？”

王云沛说：“委座说了，他们是一批桀骜不驯的野猴子，让你去给他们戴上金刚箍。”

徐达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从，这个金刚箍不是那么好戴的。”

王云沛说：“你还有最后的杀手锏。”

徐达说：“你还要给我戴一顶高帽子？”

王云沛说：“你的游击队一组成，委座会给你们空投物资，他们不听你的，让他们喝西北风去。”

徐达说：“有枪就是草头王。占一片地方，吃一方百姓，你以为他们会等着你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投？”

王云沛说：“委座就是担心他们会这样做而走向灭亡，才决定派你去。”

徐达说：“我的大司令，你是逼我上梁山。”

王云沛说：“老徐，委座把浙西一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要好自为之。”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徐达只好接受这种违心的安排，闷闷不乐地走出司令部。

第二章 倒霉偏走倒霉运 阴邪总有阴邪心

司令部门前进出人流涌如抢食鱼群，徐达从鱼群似的人流中走出来，心里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也有一份危险的隐忧。任建东迎上去问道：“怎么样？”

徐达说：“能怎么样？官封大了呗。”他尴尬地把委任状递给任建东说：“你看看，少将旅长，浙西游击司令。委座一下子慷慨起来，不能带兵的人要他带兵了，我真是倒霉者偏走倒霉运。”

任建东说：“官大了风险也大了，特别是在目前的形势下，树大招风，浙西是什么地方？过去就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不





是党国的太平天下。现在你别说以一个少将旅长去，就是以以一个将军去又能起什么作用？”

徐达说：“哼，能有什么作用？六大司令闹浙西呗。”

任建东说：“旅座，这话是什么意思？”

徐达说：“什么意思？我也是接受了委任状以后才知道的。原来在富春江一带对付金萧支队的一班人，自封为五大司令，早就跑进浙西去了，连我不就是六大司令？王云沛老滑头，他要是先说了，我说什么也不会接下这颗冤大头。”

任建东说：“你光杆司令一个，去干什么？”

徐达说：“让我去招兵买马，收编他们，组织浙西游击队对付解放军，等待他们的大反攻。”

任建东说：“这不是大话说西游？拉军队打仗是要有钱粮物资的。”

徐达说：“枪支弹药足够装备一个加强团，明天到保安司令部仓库去领，这是军伙清单。”

任建东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是钱粮的游戏，军粮军饷呢？”

徐达说：“让我们在浙西就地筹划。”

任建东说：“哼！这叫什么事哟，跟画饼充饥有什么两样？亲信嫡系都一窝蜂地跑到海岛上去避风躲雨，让你去收编，当巧媳妇做炮灰坚守烂摊子。成功了你不一定有功劳，失败了就是你的责任。”

徐达苦笑着说：“建东，你看吧，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的劣性，我这一去，先就要跟自己人打起来。”

任建东说：“你要收编，他们要独立。你要统一，他们要称王，摩擦是少不了的。你这一说我倒明白了，唐建雄就是唐

